

被遗忘的孩子

Die 他们被叫作“狼孩”² Rettung der Wolfskinder

(德) 林德·冯·凯泽林克 著
贾涵斐 译

在战争的硝烟中，他们仍心怀希望，顽强前行

一位二战心理医师笔下，那些被遗忘的孩子

吉林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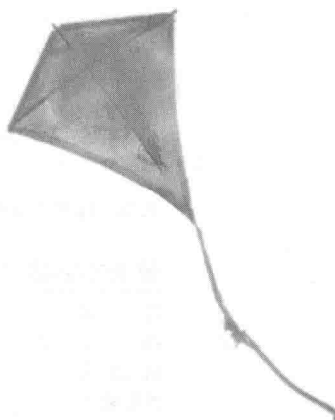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Die Rettung der Wolfskinder

被遗忘的孩子

他们被叫作“狼孩” 2

(德) 林德·冯·凯泽林克 著
贾涵斐 译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遗忘的孩子 / (德)凯泽林克著; 贾涵斐译.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85-7383-1

I. ①被… II. ①凯…②贾… III. ①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9996号

Published in its Original Edition with the title Die Rettung der
Wolfskinder by Linde von Keyserlingk

Die Rettung der Wolfskinder 2010

Copyright ©Verlag Herder GmbH, Freiburg im Breisgau

This edition arranged by Himmer Winco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Shanghai Xiron Media Co., Ltd


Himmer Winco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永固兴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全书文、图局部或全部,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或翻印。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7-2013-4135

被遗忘的孩子

作 者	(德)凯泽林克
译 者	贾涵斐
出 版 人	刘 刚
责任编辑	张晓峰 李 晶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83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7383-1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序言

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年纪在四至十三岁之间，战争结束时曾被人们叫作“狼孩”。他们组成了一小支队伍，历经险阻，从波罗的海独力步行到达多瑙河畔。这是如何做到的？对此，孩子们自己也没有答案。他们对国家、疆界、战争的意义——谁与谁敌对以及为何敌对，对宏大的政治一无所知，他们只不过想要活着，在满目荒芜的世间活下去。

然而，这本属于任何一个孩子的基本权利似乎已不再有效。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之后，仍然有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孩子死于饥寒，他们无依无靠、无名无姓。谁曾想起过他们？

这一故事中的“狼孩”在东欧这片土地上进行着他们从未打算结束的逃亡，最后筋疲力尽地搁浅在多瑙河三角洲。距“二战”结束已有两年，而在消灭纳粹之前，这场战争造成了从未有过的毁损、驱逐，并且产生了大量的蒙难者。当西欧各国开始进行休整，和平与民主也渐渐来临之时，东欧却陷入越发严重的混乱和贫穷中。独裁在此建立，“铁幕”无情地将东西方隔开。

在这样的世间，彻底无望的是“狼孩”们！而接下来的故事则是关于他们奇迹般的拯救。“奇迹般的”一词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奇迹

是不行的。奇迹会影响人们，并且对他们的影响远远大于既定的规则、约束，对权利的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

第一本书主要讲的是勇气、团结和“狼孩”的生存意志，而这本书则讲述生活本身，即在一个新世界继续生活的可能——即使在经历了灭顶的灾难之后，即使在灾难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为使这些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成为满足、自信、自立的人，的确需要仰仗很多人大度、耐心和体谅。

而这段黑暗的、充满困窘与非人行径的时期所具有的光明、闪亮的一面，同样值得讲述和回忆。

目录 Contents

- 1 寂静山间 / 1
 - 拯救 / 2
 - 通向荆棘丛之路 / 17
 - 在七大洋后面 / 54
- 2 陌生都市 / 77
 - 新世界 / 78
 - 火车旅行 / 90
 - 楼宇生活 / 103
- 3 梦想之家 / 175
 - 河畔绿谷 / 176
 - 甜水农庄 / 184
 - 收获的感恩 / 261
 - 我的家乡 / 264

1 寂静山间

拯救

她漂荡在大洋上，波浪轻摇着她，无穷无尽、漫无目的。天气暖和舒心，海龟希望永远不要到达某地。但随即她忽然感觉到了身下稳固的地面，一切静止，她醒了过来，迷茫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铁床架，床上躺着熟睡的孩子们盖着灰色的粗羊毛毯，她自己也躺在这样一张床上。哦，原来她根本不是什么海龟，她慢慢地从梦里回过神来。

她费力地回忆，目光落在光秃秃的、褪色的墙面，她这是在哪儿？一条沙色的发辫从其中一张灰色粗毛毯下面冒了出来，亚娜认出这是路德卡的头发，她们是最好的朋友，两人已亲如姐妹。她想喊，却发不出声音，她想起身，却使不出一点儿力气，结果从床沿滑到了地上。周围特别安静，她像海龟一样爬向妹妹的床，艰难地探身到床沿，钻到了她的毯子下面。紧紧地依偎着她，亚娜又睡着了。

第二个醒来的是伊斯梅尔。他也难以辨认自己身在何处，同样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数了数床，算上他自己的，一共是八张。看来这队人齐了。但这是哪儿？他怎么会来到这儿的？

他们需要水，他想。然后想起之前在小船上，他给睡着的朋友们喂水。但后来估计他自己也睡着了……在小船上……在多瑙河……从匈牙利到三角洲遥远的路……

清晨来临，有人走了进来。

“他们需要水。”伊斯梅尔喃喃地说，便又陷入昏睡。随后他似乎感觉到有人把茶壶送到了嘴边，他吞咽下里面的液体，它尝起来带

点令人熨帖的咸味，似乎有鱼的味道。这个人在孩子们的床间来回走动，托起熟睡的孩子们的头，喂他们喝下这个，小心地把小茶壶当成给病人喂水的尖口杯使用。

又出现了一个人，仿佛仙女一样洁白。她在床前走来走去，轻摇着头，用手摸孩子们的额头。一个女孩感觉到额上的清凉，便醒了过来。“妈妈？”她问道。

两个人并排站了一会儿，她们满怀同情地把目光投向这群孩子。
“只有上帝能救他们。”其中一个人轻声说。

吉拉翻了个身，他觉得似乎身在乌克兰。他梦到了自己的家乡，太阳升起，他怀里抱着小弟弟艾古利，朝父母走去，可是不知怎么，他就是够不着他们。他在床上辗转呻吟，床的旧弹簧吱嘎作响。在梦里，他仿佛听见了矿井的嘈杂声，曾经他去矿井给父亲送饭时总能听到这种声音。可是梦中的父亲没有拿起饭盒，他离得那么远。“好渴！”他听到父亲喊。屋里友善的身影拿起小茶壶喂他水喝。

阿姆布洛莫，这个年纪最大的男孩，仍然在小船里向前漂流，像是在飞翔，有种轻飘飘的、逍遥自在的感觉。“你是一只天鹅。”多瑙河说，她仿佛一位仙女，披着黑色的波浪长发。他暗自希望借助她的全部力量，使眼前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使自己能够永远像天鹅一样向前滑翔。是的，他是一只天鹅，他再也不必成为其他了。

第三天，孩子们陆续从昏睡中醒了过来。塔蒂亚娜护士准备的鱼汤、熬的草药汁和水发挥了作用。孩子们的生存意志恢复了，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失望。他们醒来看到的并不是漂亮的房间，而是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三角洲附近的一所简陋医院的破旧病房。渔夫们在岸边搁浅的小船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孩子，便将他们带到了这里。

现在孩子们开始一连串地发问：“我们在哪儿？我们怎么来到这儿的？”并且问对方，“你们是谁？你们从哪儿来？”

最后，女医生和塔蒂亚娜护士获悉了整个故事，即便它是这样匪夷所思：

孩子们并非兄弟姐妹，除了双胞胎姐妹和最大的吉拉^[1]、最小的艾古利这对兄弟。他们说，他们组成了一支狼群，因为人们叫他们“狼孩”。他们没有父母，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战争中与父母失散了。近两年来，他们结伴从白俄罗斯一路走到这里。

“那你们肯定经过了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女医生摇着头说，她注视着孩子们满是疤痕的脚。

小家伙们点点头，但同时又耸耸肩，因为他们并非确切地知道自己经过的国家都有哪些。

“我们有时候也坐维斯瓦河上的船，或者坐火车，还坐过多瑙河上的小筏子……”路德卡说，她有沙色的发辫和清澈如水的眼睛。在她苍白的脸上，有不少日晒雀斑，它们比平时更加明显。

“现在按顺序来吧。”女医生拿来纸笔，“那么你就是最大的，你叫什么名字？”她记下：尼古拉斯·阿姆布洛莫。

没有更多的可写，女医生还记下了：他在森林里、在着火的梅利·托洛斯蒂涅茨集中营^[2]前发现了伊斯梅尔，并救了他。随后，两人一起徒步来到波罗的海。女医生观察着这对差异颇大的朋友：一个温柔、瘦小，长着棕色的卷发，另一个则高高大大，顶着一头十分

[1] 吉拉与阿姆布洛莫同岁，根据他们模糊的记忆，后者出生月份较早。两人在孩子中都算是年纪最大的。见《他们被叫作“狼孩”》一书。——译者注

[2] “二战”期间德国人建立的一个集中营，现位于白俄罗斯，在明斯克以南约12公里处。——译者注

蓬乱的浓密金发。

“他们在那儿遇见了我们，”阿伊娜说，她拉起戴伊娜的手，“还有普特，我们的山羊，可是我们把它弄丢了两次。”这两个绑着棕色辫子的小女孩的长相很容易让人混淆。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他们能回忆起来的，除了自己的姓以及与家人失散的地点之外，再无其他。

“我们是杜尼卡人。”双胞胎姐妹望着医生说。她们深褐色的眼睛在苍白、瘦削的脸上显得过大了。

“杜尼卡？”

“嗯，在拉脱维亚，就在边境那儿。”

其实，杜尼卡只是个很小的村庄，谁会需要知道呢？

路德卡，这个来自波兰东部的女孩，在但泽加入了他们。亚娜则是在华沙，她的德国父母下落不明。再后来，在高大的塔特拉山脉的峰峦间，他们才遇到吉拉和小艾古利——他们管他叫斯纳尤。兄弟俩出生于乌克兰，却被强行带到了苏台德地区。所有这些孩子，他们在世界大战中被驱逐、俘走，然后被丢弃在随便什么地方，就像毫无用处的东西、没人愿意再要的东西。

两个大人没有完全明白孩子们讲述的一切。一方面因为这些似乎不可思议——他们所经受的种种，他们走过了多么遥远的路程，他们如何觅食维生，如何避开所有的危险。另一方面也因为孩子们说的是独创的语言，拉脱维亚语、波兰语、德语和俄语夹杂在一起。而且他们好像发明了很多新词，这些词只有他们能熟练运用。不过，因为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除了罗马尼亚语之外正好也会些德语和俄语，所以多少能明白一些。

他们渐渐发现，女医生与亚娜交谈最为顺畅，因为她的籍贯地也是德国，她父母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1]一个曾隶属德国的村庄。所以，她也能看懂渔夫在阿姆布洛莫贴胸的口袋里发现的纸条，但纸条上并没有任何关于孩子们来历的说明。我们已经知道，这张小纸条是阿姆布洛莫在一个漂流瓶里发现的，上面只写着：

因我不知何去何从，

便将自己交由上帝指引。

他引领着我，如来时那样离去，

但不知为何，我心中如此悲伤。

接着还有一句：我会永远爱着你，你的L。

这张纸条更增添了谜团，没有人明白为何一名苏联男孩贴胸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德语写的纸条。

“是这样的，”亚娜说，“阿姆布洛莫认为，他母亲是德国人，名叫莱奥诺尔。自从他发现了这张纸条，他就重新在梦里看到了母亲的面容。他坚信，纸条是她写的，并且他有一天一定会再找到她。”

“莱奥诺尔。”女医生若有所思地说。

孩子们逐渐恢复了体力，也能吃一些土豆、面包和鱼，但他们的膝盖、臀部、手或肩膀上却开始长疖子，也就是化脓的肿块，很疼，必须把它们割破，然后敷上一种很难闻的黑色软膏。这使得他们开始思考和讨论，为什么他们会在北岸，而不是在温暖的南方，在他们一直就想去的意大利；为什么他们被多瑙河重新带回了东方，而他们本就是来自东方的。

[1] 旧地区名。指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译者注

“至少咱们都还活着。”吉拉很乐观。

“是的，可现在怎么办？”

“你们会康复的，只需要一些时间。”塔蒂亚娜护士说。

小斯纳尤坐在她怀里，刚开始的时候他经常哭，后来就越来越安静了。塔蒂亚娜的胸部丰满而柔软，就像他的母亲。她的气味也像母亲，而且她说话夹杂着俄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听着就像母亲温柔的话语，然而他不敢清晰地回忆它们。此刻他就依偎在这位“母亲”的怀里。平时，一旦塔蒂亚娜护士不得不又应声前来，把他抱到床上，他皱着的、哭红的小脸就会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不过，在这所仅有的医院里，还有很多其他病人，因而他又开始大哭，试图紧紧贴着她。

看样子阿姆布洛莫的状况最糟糕，他头上有一个差点儿无法愈合的伤口，是村里对他有敌意的几个男孩用石块砸的。而且，由于他们不情愿地被逃生的小船又带回了东方，自此之后，他的勇气和希望就破灭了，他无法再引领“狼群”。因而，伊斯梅尔这名柔弱、瘦削、爱思考的男孩，便不假思索地接过了这个任务。两人结下的友谊看来永远牢不可破。

“阿姆布洛莫的脖子肿了。”有天早上，戴伊娜指着他说。

大家都笑起来，因为他们理解成了双关义，以为她是说，他觉得一直待在这儿，待在同一间病房里面太无聊了。可是，他们凑近看了看，发现他的脖子右侧果真肿得很厉害。

“你自己没觉察吗？”吉拉问。

阿姆布洛莫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很显然他没觉得疼，所以这不是长的疖子。

在此之前，孩子们流浪了将近两年，他们挨饿、受冻，由于遭受严寒而生冻疮。在山上时，吉拉被山猫咬伤，还有阿姆布洛莫从礼拜堂的屋顶掉下来时摔断了腿。不管怎样，所有这一切他们都能作出解释，而且，除了亚娜之外，谁都没有真正病倒过。如今，他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有暖和的床睡，每天都有饭吃，却开始害怕自己的弱点，害怕这些无法解释的疾病，它们仿佛魔鬼一般侵袭他们。

“在医院里的人容易生病。”路德卡猜想道，其他人都点头同意。

“咱们必须离开这儿。但怎么走？去哪儿？”

一天早晨，女医生一走进医院，孩子们便安静下来。她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许多双苍白脸庞上的大眼睛注视着她。发生什么事了？是什么与三周前不一样？女医生想，孩子们在第一次经历体力衰竭之后，出现危机感是正常的。但还有别的异样，一种无声的不安，掺杂着恐惧的渴望，如同冬天过早来临时候鸟的表现，或者如同一场尚未被人察觉的风暴迫近之前动物的反应。

“你们感觉如何，孩子们？”

沉默。

女医生竭力控制自己，以避免被卷入这恐慌的旋涡。她在一张张床间穿行，把脉，换绷带。

她来到戴伊娜面前时，这个女孩突然说：“阿姆布洛莫的脖子肿了。”

然后发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所有的孩子都大笑起来，而阿姆布洛莫用低沉的声音说（天知道他在模仿谁）：“对，我有一个肿脖子。”而且他还摆出了相应的姿势，大伙儿笑得更欢了。

医生走到他面前。她被弄糊涂了，因为，她看到和摸到的东西并

不可笑，但或许孩子们只是需要把压力发泄出来。她伸手摸阿姆布洛莫的淋巴时，看到他的右边耳垂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突然，她听见了内心深处另一个孩子的笑语：“哈哈，你偷吃了果酱，你耳垂上还粘着呢！”她若有所思地离开了病房。

接着女医生给阿姆布洛莫做了结核菌素试验，孩子们这回得知，在这种情况下显示阳性的结果，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与那个时候的许多孩子一样，阿姆布洛莫患了淋巴结核，这是由于营养不良和饮水不干净造成的。为什么偏偏是他？没人能回答。他必须做手术，切除颈部的淋巴结。

动手术的医生负责三角洲地区的好多个医疗站点。他来到这个医院时，塔蒂亚娜护士把阿姆布洛莫带进了外科手术室，那其实就是个做手术用的小房间。阿姆布洛莫穿着护士给的长睡衣，看上去活像个幽灵。

“你不用害怕。”塔蒂亚娜说，拍拍他的肩膀。

“当然，”阿姆布洛莫想，“他们总这么说。”

医生也很和气，他问阿姆布洛莫睡得好不好，是不是真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再吃东西。他还说起多瑙河以及多瑙河三角洲地区的天气，说许多鸟类都喜欢这儿的气候。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阿姆布洛莫都能回忆起这番友善的谈话，它发生在他感到危险的时刻。而且，他很佩服这名医生，因为面对这么多的痛苦和不幸，他仍能如此平静而和善。

接下来他要躺到一张高床上，他们称之为手术台，台子上方装着一盏非常亮的灯，他正要躺上去，却出现了紧急情况。

有个男人把手绞在树锯里面了，情形看着很可怕，全都是血。

“别朝那儿看。”医生说，示意护士把阿姆布洛莫再带回走廊里。他并不知道，这个男孩在之前短暂的人生历程中都看到了些什么。

等护士又将阿姆布洛莫带回房间时，医生对他说：“现在会有点难闻，但除此之外你不会有任​​何感觉。”

“嗯，我相信你的话！”阿姆布洛莫想，他的恐惧消退了。或许也因为，他无助地躺在手术台上，便只好忍受一切。

“放松，正常呼吸，数到一百。”塔蒂亚娜护士给他戴上了呼吸面罩。面罩里的味道闻着真的很可怕，但阿姆布洛莫勇敢地开始数数。不一会儿，一个很大的火山口出现在眼前，他看到一个小矮人绕着火山口的边缘飞速奔跑，伴着吱吱的响声。阿姆布洛莫对此无计可施。最后，他停止了数数，扑哧一声，小矮人掉进了火山里面。他探起身，想看看还有什么。

“别动，孩子。”他听到塔蒂亚娜护士的声音。她把他按回平台上。

他睁开眼。“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动手术啊？”他迷茫地问。

塔蒂亚娜笑了：“早就完事了。”

阿姆布洛莫伸手摸摸脖子，它虽然还是肿的，但现在的肿是因为缠着绷带。

“年轻人，感觉怎么样？”医生问。

“很差。”阿姆布洛莫难受得想吐，头晕目眩。

医生想检查一下麻药的消退情况，就问他：“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阿姆布洛莫有些怀疑。这是个圈套吗？是不是最好编一个其他名字？他在以前审讯中的体会糟糕透了，他很喜欢编新名字的主意。医生看到男孩皱紧的眉头时，大概猜到了这个“狼孩”的心理活动。

“塔蒂亚娜护士，您量一下他的血压吧，我觉得一小时后咱们就可以把他送回房间，送回他的朋友身边了。”他对她点点头，握了握男孩的手，以安抚他的情绪。

阿姆布洛莫又躺到了自己床上，伊斯梅尔和路德卡坐在他床边。所有人都担心地看着他：“手术怎么样？”

阿姆布洛莫想说话，但一张嘴就吐了，大伙儿已经提前备好了桶。

“呕……”戴伊娜说。

阿伊娜马上责备她说：“不能厌恶病人。”

“就是很恶心。”戴伊娜坚持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成了她的口头禅。

伊斯梅尔递水给他的朋友喝，阿姆布洛莫的胃好受了些。伊斯梅尔微笑着说：“你身上的味道真的很冲。”

“这是乙醚的气味。”阿姆布洛莫说，“必须要把乙醚吸进去，然后就睡着了。”

“再然后呢？”

“再然后来了一个小人儿，绕着圈跑，发出吱吱的声音。”

“小矮人？”路德卡好奇地问，“他长什么样？”

现在所有人都很好奇他刚刚的经历，阿姆布洛莫尽量详细地讲述一切。“被麻醉时就是这样的。”最后，他做出早熟的样子说，还带着点儿羞愧。接着他又睡着了。